

# 最適護理

◆ 撰文 / 賴惠玲

那是我所見過的最天真無邪的尷尬微笑了。當時，我正在美國俄亥俄州克里夫蘭一家醫院的兒童癌症病房實習，臨床教師正在為兒癌病童彈奏莫扎特譜寫的鋼琴變奏曲，這首變奏曲由後人譜寫了英文歌詞，歌名是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小星星)，為吸引住眾多病童的好奇心，並讓他們在短時間之內安靜下來，老師要我在一旁用中文件唱，做為兒癌病房團體音樂介入活動的暖身運動。因為克里夫蘭華人不多，兒童少見我這樣膚色唱出這樣熟悉旋律但是他們又聽不懂歌詞的兒歌，因此，唱沒兩句，就有一位七歲大的黑人小男生對我的「演出」報以熱烈的掌聲。他可愛的模樣讓人很難把癌症和他聯想在一起。老師並未停止行雲流水般在琴鍵上滑動的手指，只是轉個頭，以溫柔的眼神看了那位小男孩一眼，因此，這小男孩立刻收斂自己停止掌聲，回頭看圍坐在交誼廳四週的媽媽，媽媽立刻比劃一個要他安靜的手勢，我和小男生目光交錯，只見他伸了伸舌頭，並露出一個我所見過的最純真的、尷尬的微笑。

「掌聲是聽眾對演出者最好的回饋，但是，如果掌聲出現的時機不對，這個掌聲往往會嚴重影響演出者以及其他聽眾的情緒。」這是當時老師在我唱完歌之後對病童的機會教育；這一幕，讓我聯想到三、四十年前的自己。

小時候，隔壁住著一位現代年輕人大多已不認識的台灣音樂史上的老前輩——文夏，是台灣1950、60年代的台語歌手。文夏唱過許多令人懷念的台灣經典老歌，像是「黃昏的故鄉」、「星星知我心」等。雖然早在1962年，台灣電視公司開播，台灣也進入電視時代，但是，當時的台灣社會仍然盛行「那卡西」音樂走唱。1970年代前，在台的美軍顧問團軍隊人數很多，街坊常見美國大兵，也因此有機會和他們一起坐在文夏家門口聆聽那卡西。當年因為年紀很小，常常鬧場或是亂鼓掌，兒時往事，雖多不復記憶，但是，當時一位美國阿兵哥做勢要我安靜的影像卻深烙心中。當文夏等人演唱完畢，那位阿兵哥抓著我的雙手鼓掌。身旁的一位鄰居阿姨說，現在可以鼓掌了。1978年美國政府宣佈與台灣中止外交關係，美軍顧問團隨即停止在台任務，並全數撤離。那位阿姨也隨即遠嫁美國。

那位黑人小男孩和我一樣幸運，有機會學到如何鼓掌，何時鼓掌。鼓掌，有甚麼了不起？一直到我去克里夫蘭進修，才知道鼓掌是一門學問，是需要被教育的，尤其是聆聽音樂會的時候。美國有很多著名的樂團，其中久負盛名的克里夫蘭交響樂團，是美國五大交響樂團之一。有一次的戶外教學，老師帶著我們幾位博士生到賽佛倫斯音樂廳(Severance Hall)欣賞該交響樂團的演出，臨行前，老師花了好長時間耳提面命鼓掌時機。這個國際音樂大廳坐落在我們大學旁，盛裝的我們，踩著高跟鞋跟在老師後頭行進。一路上，大夥兒七嘴八舌，得到一個結論：大家都按兵不動，等到有人鼓掌，我們再跟進。

精采的演出，大家聚精會神的聆聽到渾然忘我的地步，整體的樂團表達出栩栩如生、多采多姿的意境和色彩，時而強而有力，瞬間卻又有輕柔悅耳的對比。段落中的安靜，大家屏息以待，頃刻間，卻傳出一陣掌聲，聲音來自我的後座，但是我不敢回頭望，卻見許多人轉頭朝我這個方向看，各種不同膚色的不同的表情，我無法解讀。一位在克里夫蘭音樂學院攻讀聲樂的師姊告訴我，掌聲人人愛，但是音樂家最害怕在演出過程中出現不適當的掌聲。

我心中自忖，掌聲本身是正向的、是美好的，我們也常以自己的角度衡量，覺得獲得掌聲的人必定是歡喜的。好與不好，是一個相對性的說法，它們不像數學有絕對值。護理服務也如同掌聲一樣，沒有所謂最好的護理，而是應該給病人最適的護理。能夠適時地提供給病人最適的護理，應該就是一位白衣大士應該具備的素養。

每一張病床都是一個人生舞台，在這些舞台上不斷輪迴著生老病死的故事，護理工作是搶救生命的工作，多少身邊的臨床真實案例示現，警惕我們省思，當我們盡全力發揮所謂的護理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同時，我們提供的護理服務，是不是病人想要的。慈濟護理是以愛和白衣大士的精神來呵護病人，上人勉勵我們護理同仁，學習觀世音菩薩的悲心，做一個聞聲救苦的白衣大士，在護理路上發揮大愛精神。有愛，就能看見病人心中的需求，就能提供最適的護理。

